

龔德柏著

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東西？

南京救國日報社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月初版發行

實價五十元，郵票可作十足計算，函購不收郵費

著 作 人

龔 德 柏

發 行 人

發 行 所 南京救國日報社

歡 迎 飛 番
印 轉 載

代 售 處 各 書 店

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東西？

一，共黨掛人頭賣狗肉

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東西？據共黨產人自己的宣傳：他們是民主的；抗日的；常打聽動靜，為國為民的。對於這種答案，除極少數只看新華日報，盲目信仰共產黨的學生外，任何人都會笑痛肚子。這包括真正執行共黨政策的人在內。俗話說：掛羊頭，賣狗肉，是說招牌與實際物品不同。但羊肉與狗肉之間，容有若干相同處，在知識極淺薄，從未見過羊肉狗肉之三歲小兒，或可被其欺騙。而共產黨之非民主，不抗日，不打仗，（打仗則是打中央軍）專門害國害民，許多人都是親眼看見的，即非意見，亦是聽見的，萬目睽睽，不容欺騙。所以共黨自稱民主抗日，為國為民，則是掛人頭賣狗肉。任何三歲小兒，都能判別。因為三歲小兒或許不認識狗肉，但人頭他是認識的，指狗頭，而說狗肉是狗肉，當然不能使他們相信。所以共黨之欺騙宣傳，當然不會有人相信，我作這篇文章，殊無必要。但中國人雖人人知道共產黨是什麼東西，却還沒有人寫在紙上，所以我寫出來，給大家看看。或者不是徒勞吧！

二，共黨的所謂自由

所謂民主政治，是人民有言論，集會，居住等自由，這是老話，經過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在大西洋憲章所宣佈，還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等等。共黨在其區域內，除共產黨人所辦之

報紙外，絕對找不出一張私人報紙，這是言論自由。共黨常罵國民政府非民主，但在國民政府之統治範圍，私人報紙多於政府機關報，而重要且有專門造謠挑撥之共黨機關新華日報，現在且不經檢查，而得盡其造謠挑撥的能事。共黨前曾允許國民黨在延安出版中央日報，國民黨也豫備了辦報的人，但到現在，這張報還沒有影子。共黨所割據的地方，人民見面不敢說話，去年共黨招待中外記者到延安參觀，他們在延安街上，找不到一個願對他們說話的老百姓。這種「言論自由」，眞作到了「道路以目」的程度。這種「道路以目」的「言論自由」，創始者是周厲王，而其繼承人是秦始皇。但他們兩人都在短期內被不勝其「自由」的人民推翻了！經過二千年，許多專制魔王，都不敢接受周厲王秦始皇這份遺產，現在才獲得共產黨這一忠實繼承人，周厲王秦始皇在九泉下，也可浮其大白，而誇稱繼承得人了！滿歡盛哉！

共黨割據下的集會，是共黨自己召集，人民非到不可！到了之後，對於共黨的議案，只有舉手贊成權，那個不舉手，不能再活二十四小時。這是一般人的常識。至於共黨以外的人，只有不願再活的人，才有胆量敢集會。不但共黨以外的人，即共產黨人，非得上級許可，若敢召集會議，腦袋也會搬家。去年共黨招待中外記者到延安，他們私人間的集合，也受到干涉，而況正式集會呢！共黨欲向中外記者出賣「民主」，尙且情不自禁，而顯出原形。那末，人民要集會，豈不比暴虎馮河更冒險嗎？豈不比登天更難嗎？這是共黨的集會自由！

共黨割據下的地方，人民絕對不許自由來往。我的朋友許君遠君（曾任大公報編輯）曾對我說：他的老太太，已是六十餘歲的人，尙住在河北省內，未能逃出。共黨派她守衛，在村莊口盤查行人。某次，她的大兒子，由其逃亡所秘密回家，探望老母。老母在村莊口外，沒有看清楚，問他是誰？他

說：媽！是我，你老人家沒看見嗎？老母乃使其急速回家。接着，共黨即派人各家搜索，說是有新人進村子來了！幸其老母將子藏匿，未被發現，並使其即晚越村牆逃亡，否則拿到即是活埋云云。由這一個例，就知道共黨的居住自由了！

共黨在其割據地方，任意殺人放火，人民隨時都有被殺的危險，所以不論任何人，包括共產黨人在內，中午吃了午飯，不知晚上還能吃晚飯否？人人都是待決之囚，不知死在何時，這當然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共黨在其割據地方，強迫人民供給糧食，人民盡其所有以供給之，自己則往往挨饑，甚至餓死。生意人所有貨物，共黨以其自己發行之紙幣，盡量購去，人民獲得這種紙幣，毫無用處，等於完全被劫。所以共黨所到之地方，真是十室十空，人民除等死外，絕無第二條路。因此人民死者不計其數，日前報載：山東人口至少減少一千萬人，都是共黨的德政。這是不虞匱乏的自由！

共黨對於人民這些基本自由，都這樣澈底做到了，不但英美與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境內，找不到這樣自由，即周厲王秦始皇，亦沒有這樣澈底辦到。所以共產黨的「民主」，不但空前；而且我敢保證也是絕後！

三、共黨的所謂抗日

共黨從來是標榜抗日的，從前我以「小人」之心，度他們「君子」之腹，以為他們也是中國人當然會抗日的。但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事變時，在江西剿匪的中央軍，向上海開動，共黨即跟在後打出匪區來了。弄得國民政府一面須抗日；一面又須防備共黨的出巢。幸而日本也不敢繼續再戰

得停戰，否則那年就會亡國了！民國廿二年，長城抗戰，中央本具十分決心，豫備抗到底。但劉匪軍隊北上抗日，共匪即傾巢出犯，致使中央既須抗日，又須防匪，使抗日戰爭，不能順利，而有塘沽協定之屈辱。所以經這兩次教訓，中央知道非先消滅共黨，抗日是不可能的！到二十六年，共黨信誓旦旦，一致舉國抗日，而朱德且到南京，參與軍事會議，中央以為共黨或有悔悟，所以開始全面抗戰。但戰爭一開始，共黨始則坐觀成敗，他們的軍隊，被調赴晉北增援，以免日軍侵入山西。數十列車，在晉南風陵渡等候共黨軍隊北上，而他們遲遲不動。這樣遲誤了一個多月，等日軍打進山西，他們始開始北上，而山西戰爭已陷於不利之境了！由這以後，他們即在日本卵翼下，擴充勢力，擴充地盤，日軍一來，他們即逃避，日軍一去，他們即出來威脅老百姓。經過八年戰爭，他們擴大其地盤到長江以南，甚至珠江流域亦有其踪跡，共黨軍隊的數目，亦以百萬計。他們看見中央軍，即包圍繳械，中央正式軍隊遭其毒手者，為數已不少；而游擊隊雜色軍，則更不待言。所以中央一面須抗日，一面須防他們，而抗日力量，則為之減低不少。是共黨在抗日戰爭中，確確實實為一絕對負囊。然而他們的機關新華日報，幾乎每日載着他們打勝仗的消息，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而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一文，尤自誇其抗日之戰功，更覺其顏臉之厚！

四，共黨的所謂為國

說到中國共產黨的「為國為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共產黨本來是沒有祖國的，若說他們有祖國，這個祖國，却不是中國，而是另外一個國家，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所以中國儘管與敵人作殊死鬥，他們不但作壁上觀，並且乘機繳收中央軍武裝，以擴充他們的勢力；還只恐敵人對中國不進攻，

他們就沒有擴充地盤擴充勢力的機會。這種例子，幾於隨地皆是，其中最顯著的，是去年他們的黨徒，蕭某「中立」報紙主筆的地位，宣傳美軍在中國登陸，唆使日軍對中國全力進攻，以便擊潰國民政府。後來竟如願以償。在中國戰況不利的時候，共黨機關新華日報，對於中國失利的消息，盡量擴大宣傳。去年十二月初，敵軍侵入黔境，我湯恩伯將軍所部，正在佈置天羅地網，擬將敵人一舉殲滅，故作戰略上的退却。十二月二日，新華日報即以碗大的字，登載獨山失陷的消息，其得意之狀，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他們以為日軍能進攻貴陽與重慶了，國民政府一定消滅，共黨一定奪取政權。其實獨山之為戰略上撤退，誘敵入我陷阱，是十二月二日晚間的事，而共黨即在是日早晨出版之報，（其實該報因爭銷路，先晚即印次日之報）已向國人擴大宣傳。這種豫先報告中國失利的用意，不過表示共黨希望有這樣結果而已！共黨惟恐中國不亡之心，已明若觀火了！但到十二月五日上午，湯恩伯將軍所部，已擊潰敵軍的捷報，到達重慶，各報均發號外，人民歡欣若狂。而五日晚付印六日早發行的新華日報，竟不能發現這種勝利消息，使重慶市民竟不知新華日報係中國報紙？還是日本報紙？即從來道聽途說，對於時局不能作正確判斷的茶館客，亦都說新華日報是漢奸報紙，紛紛議論，次日新華日報即無人願看了！夫獨山未撤退前，即豫先擴大宣傳其失守消息；而敵軍被擊潰，獨山克復的捷報，前一日已人人皆知，而次日的報紙，則反抹煞，這種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非中國人，不是足夠的嗎？共黨宣傳機關，素來善於欺騙人民，使之墜入五里霧中。但這次因關係共黨的生死存亡，所以情不自禁，竟露出狐狸的尾巴，從前我們千言萬語不能使之悔悟的少年人，到這裏他們也自動感覺從前受騙而悔悟了！這真是中國國家一大意外收穫，不是天奪共黨宣傳人員之魄，也不會有此結果呢！

五、共黨的所謂爲民

六

共黨的「爲國」，已由上述事實，可以證明了，而其「爲民」，則證明的材料太多太多，即寫一兩年也寫不完。概括言之：從前人煙稠密的地區，經共黨割據後，人煙即稀少，甚至絕跡。前日在某處宴會，晤中央社記者方國希君，據他談稱：他的故鄉平江，（湖南）經匪患後，人口至少減少一半。他們方家是大族，每十年修族譜一次，在匪患前修譜時，方姓共三萬餘人；而匪患後修譜，則減至一萬八千餘人。從前每次修譜，人口均有增加，而獨這次修譜，則大大減少，當然是被共黨殺戮了！平江之爲匪區，爲時尚暫，而其成績已是這樣，而久陷匪手之贛南各縣，宜乎人煙絕跡了！

但這還可諉之爲從前的事，從前共黨是以殺人放火爲推行共產主義的手段，現在自稱是「民主」了，當然不殺人了。但據逃出匪區的人說：共黨現在不常殺人，只是不合他們需要的人，則將其活埋而已。好在這種活埋方法，日本軍閥也是常用的，共黨仿用之（究竟是共黨仿用日本軍閥的，還是日本軍閥仿用共黨的，我們還無材料證明，暫作懸案），亦何礙於共黨的「民主政治」！再舉地點最近時間最近的事來說：共黨在江北地區，普遍徵集民兵，每人給一升米兩個手榴彈，就是他們的衝鋒隊了。共黨每次向國軍或僞軍進攻，都是這批衝鋒隊作先鋒，共黨則以機關鎗後面督陣，若有人敢向後退，即用機關鎗掃射。所以衝鋒隊之死傷，非常慘重，竟使國軍或僞軍不忍再放鎗，而任他們前進。這次共黨攻興化城，使徒手衝鋒隊爬城，蜂湧而上，城上守軍用槍擊刀砍，衝鋒隊紛紛墜落，興化城四面環水，而衝鋒隊之死傷者，竟填滿河流，致守者不忍再打了，而將興化城讓與共黨。這件事幾於人人皆知，傳遍大江南北，所以江北人民一聽到爲共黨當民軍，則無異宣告死刑，然逃出亦不容易

。所以共黨割據地方的人民，希望國軍之到來，如大旱之望雲霓，恐怕這些地方，將來沒有人種了！共黨「爲民」的辦法，竟這樣巧妙，真不是常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共黨能有今日之擴大地盤擴充勢力，是日本進攻中國所致，共黨與日本是相依爲命，日本無共黨不能牽制中央勢力，共黨無日本亦不能擊潰中國政府，而奪取政權。共黨所盼望的：是日本能始終有力量，戰爭繼續至國民政府消滅之日，方於共黨有利。所以日本投降，使中國淪陷區和平收復，人民免於戰禍，得以安居樂業，不復有流離顛沛之患，則爲共黨絕大打擊。但日本實在太不爭氣，不能與共黨合作到底。這一兩年來，尤其自前年十二月廿二日，日皇在宮中召集從前的穩健派賜宴以來，我即感覺日本準備投降了！這種意見也會與共黨人士談及。他們絕對不願聽，極力否認日本要投降。到去年五月十八日，東條召集重臣談話，我感覺東條豫備下台，以便他人出來主持投降，而日本投降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我知道：在受共黨宣傳影響，認日本實力還是強大的言論界，對於我這類文章，是不願登載的。所以我召集講演會，向國人報告。果然因此觸了共黨的大忌諱，有名叫陳翰伯者，在美國人出錢，由共黨主持的某周刊雜誌，大罵我是「江湖賣卜盲人」，胡說霸道騙人。這時我又作東條將下台日本將投降一文，向大公報投寄。本來我會爲該報作社評兩年，在我的主張未犯共黨忌諱以前，我的文章大概是登載的。但這次不但文章被退回；而該報主筆王芸生，且附一函說：「我們沒有這種勇氣，說日本要投降」。這時候共黨固不待言，即許多受共黨宣傳影響的人，都說我發狂了；並且有人在一張小報上，罵我鬆懈抗戰，有「漢奸」嫌疑。但東條實在出賣共黨，不能與之合作到底，竟於去年七月十八日下台了，使我這「江湖賣卜盲人」，成了賽諸葛，一時罵我的人不敢再罵了。但小磯與鈴木兩內閣，竟妄想獲得有條件的講和，遲遲不投降，而我又繼續挨罵。但我仍堅持我的觀點。

而毫不動搖。到今年八月六日，即日本投降前四天，大公報晚刊還在罵我：「似瘋非瘋，大放厥詞，說鈴木是豫備投降的內閣。」不料四天後，事實竟打這有名報紙的嘴吧，殊為滑稽！罵我是極小的事，而他們之要罵我，是我說日本要投降，犯了他們列籍共黨的記者之大忌諱，所以非罵不可。由此可見共黨之「爲民」，是叫人民在戰禍之下死盡，以便他們奪取政權。所以日本投降，不流血結束戰爭，收復失地，是他們絕對不願意的事。我說日本要投降，當然要挨罵！

六，共黨侮辱國軍

共黨雖不願意日本投降，但日本竟棄共黨不顧，而無條件投降了！這一打擊，在共黨實在嚴重極了！所以慌得不成樣子。蔣委員長一面部署接受日本投降；一面電令共黨不得妄動。而共黨則由朱德出名，打電給委員長，電中稱「你」「我」，措詞更是荒謬絕倫，任何人看見，都會無名烈火，冒起三千丈。其中最荒謬的，竟謂「八年來你和你的軍隊不打仗，保全實力」，而一切抗日戰爭，都是共產黨打的云云。他們以爲這張電報，可以欺騙國人，即刻會擁護共黨，而使共黨執政。但結果則適得其反。人民不論與共黨直接接觸與否，都知道共黨這幾年來，不打日本人，只打中國人；並在其割據地方，殺人放火，今乃以抗日自眩，並厚顏無恥，以一紙電報，盡將抗日功勞佔爲己有，人民對之，已非常痛恨。而其電文之無禮，侮辱抗戰領導者蔣委員長，更增加人民之憤恨。而尤其致共黨死命的，是電中說：「你的軍隊不打仗」，使全體國軍非常憤怒。因爲他們苦打八年，死者不說，而他們生存者，亦多負過輕重傷，受過人類所不能忍受的苦，今日日本被他們打到投降的地步；而共黨乃以朱德一紙電文，把抗日功勞，盡行搶奪而去，反加他們以不打仗的罪名，他們當然怒發三千丈了！假若這時

使他們剝匪，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更要打得起勁。所以共黨知道朱德的電報發生了與他們豫期相反的反響，激怒了全體國軍，倘若打起來，一定在最短期間，被國軍殲滅。而且他們想乘日軍投降之機，以優厚合作條件，使日軍把軍械繳給他們，或者整個日軍投到他們那裏去的陰謀，未告成功；即誘惑偽軍投到他們那裏去的陰謀，亦未收大效。所以他們知道形勢於他們非常不利，非趕快想辦法，他們又要遭遇與日本軍閥同樣的命運。適會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恐怕中國發生內戰，熱心調停，並親自飛往延安，邀毛澤東到重慶，與蔣委員長親自談判。共黨乃乘機轉舵，毛澤東周恩來遂隨赫爾利大使到重慶了！赫爾利將軍恐懼中國發生內戰，極力調停的熱心，我們衷心極表感謝；但他確確實實救了命在旦夕的共黨。所以在共黨方面，應該認赫爾利將軍爲其重生父母，再造爹娘纔是！但憤於忘恩負義的共黨，還在大呼「打倒美國」；「打倒赫爾利」的口號，寧不使美國人與赫爾利將軍寒心嗎！

七，共黨破壞鐵道

共黨於千鈞一髮之危機，由赫爾利將軍救助，得在重慶與蔣委員長開談判，猶如梁山泊的宋江得與宋王爺直接談判一樣成功，在共黨當然是絕大勝利。在理應該就範了！但毛澤東等尙多方刁難，政府則委曲求全，不惜種種讓步，務使談判獲得結果，一面安定國家，一面報答赫爾利將軍調停的盛意。經四十餘日的談判，共黨狡賴萬分，其談判結果，政府業經公佈。關於這種談判結果，我們當再批評。但在談判期內，共黨在各地方還是攻城掠地，殺人放火，尤其各鐵路，除江南地區，國軍兵力優厚，共黨不敢侵犯外，其餘都被共黨徹底破壞，均陷於不能通車之地位。津浦路全線不能通車，已將

兩月。在旬日前，浦口徐州間尙能通車，今則有數處已被共匪破壞。官方雖宣稱：津浦全路不久可通。但據我們所知，固鎮與徐州間，已有數十公里被共匪澈底破壞，連枕木路基亦皆不存。所以津浦全線通車，恐怕一個月內猶不可能。共黨這種破壞政策，真完全表現其匪性了！尤可恨者，共匪竟將六河溝焦作煤礦都澈底破壞，機械或破壞或運走，使該礦最近期內無恢復的可能了！

國際戰爭，一經談判和平，雙方是不再開火的。共黨一面與政府談判條件，而在雙方同意發表一部分結果後，還在四面八方殺人放火，攻城掠地，澈底執行其破壞政策。這種談判還有繼續的必要嗎？將來還可望其有效實行嗎？從前我們與日本談判任何事件，都是一面談判，一面日軍闖違反談判，而進行侵略。結果武力解決，方能一勞永逸。現在的共黨，即前日的日本軍閥，不論我們同他講什麼，都是有利則享受，不利則絕對不履行。我們希望以談判方式，使共黨就範，恐怕較緣木求魚更困難吧！

現在抗戰勝利，日本投降，政府須復員；人民須還鄉，而交通之恢復，並使之發揮最大效率，實為第一件重要的事！但共黨則四處破壞交通，使政府無法復員；人民無法還鄉，於國家於人民都是絕大損失。但這却是共黨「爲國爲民」政策的澈底實行。夫使政府不能復員，共黨或可說：政府復員了，於共黨不利。但毛澤東不是信誓旦旦，說一定以談判方式，解決一切問題，不再用武力嗎？現在政府絕對有誠意和平解決，已由數年來的容忍，與這次談判的委曲求全，完全證明了！假使共黨亦有誠意，願意和平解決，不再發生內戰。那麼，現在的中國，即是共黨的國家，共黨既願意作中國的人民，與組織和平政黨，則破壞鐵路，使政府無法復員，有何必要？而自己破壞自己的東西，不是喪心病狂嗎？所以共黨一面談判；一面破壞鐵路，足見所謂談判，完全是緩兵之計，他們還是要以武力奪取

政權。所以不願政府復員，以便其武力奪取政權的計劃，容易成功。足見現在的中國，不是共黨的國家，他們不把這個國家毀滅，另建設他們的國家，是不會甘心的！

八，破壞政策與人民

這幾年來，人民在外鄉流離顛沛，受盡痛苦，現在一聽抗戰勝利，即踴躍還鄉，以求安居樂業。但共黨把各處鐵路破壞，使人民在途中停留，不能通過。在這樣物價高貴下，停留一日，每人非數百元不能生活。人民僅豫備還鄉的路費，一旦在途中遇阻，有行李的，還可出賣行李度日，以待交通的恢復；無行李的，則只有流為乞丐，而困死他鄉了！況且共黨的破壞鐵路，是層出不窮的，今日修復了，明日又可能破壞。所以人民還鄉，是毫無把握的。那麼，雖有行李的人，也有吃盡賣完之一日。還鄉人民，在共黨未放棄其破壞交通政策之前，只有死路一條！這當然是共黨徹底執行其「爲民」政策的一種吧！

破壞鐵路，尙可說可以阻碍政府復員，雖於國家有害，却於共黨有利。但破壞煤礦，究竟於共黨也有利益嗎？煤炭是人民需要以維持其生活的，沒有煤炭，人民雖有米麵，也不能吃食。所以共黨破壞煤礦，其目的在使人民死亡，毫不容疑。且煤礦破壞了，不但一般人民不能生活，即共黨平日宣傳保護其利益的煤礦工人，亦都失業了！這樣高貴的生活，一兩日間的失業，已威脅工人的生存；而共黨徹底破壞煤礦，豈不使工人永久失業到餓死爲止嗎？這也可以證明共黨的「爲民」，與「民主」「抗日」有同樣相反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之「爲民」政策，昨日報紙又載一新消息。

據中央社開封十月十七日電軍事當局頃接第七區專員田振洲電告：謂匪徒突將太康境內白潭東黃泥堤掘毀，水勢泛濫，人畜損傷甚鉅，太康境南一帶均被淹沒，該縣縣長正督飭民工，努力搶堵，該處黃泥過去即寬及五十里，今遭匪徒掘潰，又演成浩劫云云。我們由這一消息，更可知共黨的「爲民」，即將人民澈底消滅之意。因爲殺人，活埋人，使人民作肉彈衝鋒等等手段，尚不澈底，而掘堤使滔滔黃河之水，把人民一口吞盡，方爲澈底。這樣的澈底「爲民」政策，即黃巢，馮獻忠，李自成，朱梁聳魔王，均將望塵莫及了！猶歎成哉！共黨之「爲民」！

九，共黨宣傳欺騙了美國人

共黨因爲會顛倒黑白，施其宣傳手段，而又有同盟之外國記者爲之捧場，所以去年以前共黨在外國人眼中，頗有視之爲民主抗日政黨者。而受騙最甚者，莫過於美國人。因此影響及於美國在華之高級人員，如史迪威將軍，即其最著之例。史迪威將軍，本爲熱心對日進攻之人，對於中國亦無壞意。但他部下却有共黨，（係美國人）因爲美國人受共黨宣傳欺騙，誤認中國共黨係抗日民主的政治團體，而史迪威將軍當然受其影響，又由其共黨部下，向史將軍進言，史將軍因急於進攻日本，遂爲其所動，認爲共黨之不抗日，係其軍械缺乏，而中央軍又加以阻礙所致。所以史將軍向中國政府交涉，擬將美國根據租借法案借給中國之軍械，裝備共黨八個或十個師，以便共黨軍隊向日軍進攻，早日結束對日戰爭。但中國政府對於共黨之只打中央軍，不打日本人之一貫作風，已有長久之經驗，知道共黨獲得美國新銳軍械，無異如虎添翼，他們將來一定不以這些軍械打日本人，必用以打中央軍。那麼，中央爲制止共黨之搗亂，又將抽出抗日軍隊，以事防禦。是美國武裝共黨，事實上絕不會增加對日進攻

力量，必適得其反，而減少對日力量；且將使中國政治上發生劇烈變化，於美國亦大不利，所以對於史迪威將軍這種計劃，未表贊同。但史將軍因受其部下共黨的影響太大，成見甚深，認為中國政府的政策，壓迫共黨重於抗日，所以雙方不免發生隔閡，而感情亦漸惡劣。這種消息適為共黨所派到重慶談判的代表人員所知，遂使他們氣焰萬丈，而隨時提高對中央之要求條件。所謂共黨的早晚市價不同的政策，即由此而起。

十，共黨早晚市價不同

前年冬天共黨派代表林彪到重慶，這時候各路戰況非常穩定，中央地位甚為鞏固，共黨要想搗亂，絕不可能。所以林彪代表共黨向中央提出的條件，也比較合理，只要求新四軍編四個師，由中央承認供給餉械，談判尚未結束，而美國同情共黨之空氣，使共黨覺得有利。若這樣解決，未免不合算。所以林彪託故回延安去了，這次談判無結果。去年二月，共黨又向中央提議，要派代表再來重慶談判，中央當然歡迎。經多次電商，中央遷就共黨便於請訓，乃允在西安開豫備會議，中央派王世杰張治中兩先生，共黨派林祖涵，在西安會談。共黨這次所提的要求，較林彪代表所提的已漲價，但還近理。他們要求共黨軍隊共編十二個師，由中央照國軍一樣供給餉械。中央因熱心抗日，不願共黨再掣肘，也承認編十師個，照國軍一樣待遇。雙方已獲初步協議，中央代表回重慶；共黨代表回延安請訓，豫定再在重慶會商決定。這時候，共黨藉某「中立」報紙唆使日本擊潰中國的陰謀，已開始生效，日軍在中原戰場，已大舉進攻，其所用兵力之大，進攻之猛，為武漢會戰以來所僅有。中國既居守勢，已陷不利，而舊式軍隊，安能敵對日軍之最新式武器，戰況當然不利。這增加共黨氣焰不少。特林祖涵代表

共黨到重慶時，而日軍又發動湖南攻勢，戰況亦是不利。所以共黨的氣焰愈高！這時史迪威將軍要武裝共黨，使之抗日的消消，已爲史將軍部下的共黨，密告中國共黨，所以共黨見內外形勢這樣於共黨有利，認爲奇貨可居，而成爲半天要價且隨時提高的形勢。中央雖極力增價，終不敵共黨的早晚市價不同，而使談判無法成立。據當時共黨在重慶的揚言：林祖涵會有函致王世杰張治中兩先生說：你們說共黨早晚市價不同，是的！共黨的價錢，是隨時提高的，現在的價錢，並不是最後價錢，將來還有提高之必要云云。我們由此足見共黨的得意忘形，即老練穩重如林祖涵，亦寫出這樣的信，其他少年輕躁之徒，更不必說了！

十一，蔣委員長要求撤回史迪威

這時候的形勢，確實實實於共黨絕對有利。日軍向我們進攻得那樣厲害，使我們不能不步步轉進；同時，友邦美國又因史迪威將軍當局，要武裝共黨，與中國政府發生隔閡，當然不肯積極援助我們。我們那時候真可說是四面楚歌，稍爲不好，中國就只有崩潰，抗戰不但失敗，而民族前途亦甚慘淡。這種形勢，真不是常人所能應付的！

幸而我英明果斷的領袖蔣委員長，知道美國人的國民性，毅然決然，向美國羅斯福大總統，提出撤回史迪威將軍的要求。當委員長決定這種政略時，左右沒有一個人敢贊成，都勸委員長再加考慮，恐怕因此把美國感情弄壞，於抗戰有重大妨礙。但委員長却堅決命令他們即刻向美國提出要求，不許稍延。羅斯福大總統接得委員長的電報，經考慮後，允將史迪威將軍中國戰區美國總司令之名義撤消，仍任印緬戰區美軍總司令。委員長則堅持原意，須史迪威將軍完全退出中印緬戰區。羅斯福總統乃

尤其請，撤回史迪威將軍，而以魏德邁將軍繼其任；同時，撤回常以看滿清政府北洋軍閥政府的眼光看國民政府的舊式外交官高斯大使，而以赫爾利將軍繼其任。這兩個人的更換，不但救了中國，並此使對日戰爭早日結束，而於美國亦有重大利益。這是這次戰爭的生死存亡關頭，全世界人士，都是應該特別注意的！這種旋乾轉坤的大事業，是中美兩大政治家合作而成的，沒有英明果斷的蔣委員長，是不會提出的；沒有雍容大度的羅斯福總統，是不會應允的，只有他們兩人合作，纔能使局勢轉危爲安！今年四月羅斯福總統突然逝世，蔣委員長特別悲哀，這表示英雄惜英雄的眞意，而有喪失一大知己之感吧！

十二，赫爾利勉爲調人

去年九十月，魏德邁將軍與赫爾利大使初就職時，中國形勢實在惡劣極了。共黨因日軍對我們進攻得非常厲害，氣餒高張，而赫爾利大使，則勉爲調停人，務使共黨與中央之交涉，得以再開，希圖團結中國內部，以應付外敵之威脅。所以赫爾利大使，不惜親自飛往延安，以求與毛澤東直接談判。赫爾利大使此行，曾帶大量物資，贈給共黨。蓋一面表示好意；一面希望其就範，所謂恩威並行政策便是。不料赫爾利大使到延安，與毛澤東一見面，毛澤東即滔滔不絕，大罵中央；並詆毀蔣委員長，赫爾利大使則靜聽不發一言。等到毛澤東雄辯終止後，赫爾利大使問道：毛先生究竟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因爲毛先生說的話，不是中國人應該說的，而是日本人施行挑撥離間手段時所常說的。毛先生以中國人的地位，與明晰的頭腦，殊不應完全用日本人的話，以對付我這作調停運動的人。所以我希望毛先生反省，改變態度，然後方有調停之餘地云云。赫爾利大使說完，即不歡而散。

毛澤東對赫爾利大使大罵中央；詆毀蔣委員長，以爲赫爾利大使與史迪威將軍是同樣盲目同情共黨的人，他想用其慣用的宣傳政策，使赫爾利大使更對共黨同情，然後不武裝中央抗日軍隊；而武裝共黨匪類。但他的想法完全錯誤了！赫爾利大使頭腦靈敏，經驗豐富，他在未到延安之前，已獲得關於共黨真相之許多情報；而左右又無共黨時時進言，所以他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東西！不作盲目的擁護者。他雖知道共黨的真相，但他謹慎，不願以耳代目，所以他須到延安親自看看，方能確定態度。他聽了毛澤東的一番雄辯，更使他明瞭共黨是專門搗亂，妨害抗戰的怪物。所以他給毛澤東一個絕大釘子碰，使得他頭破血流。因爲赫爾利大使知道：共黨的氣餒這樣高張，除非美國否認國民政府；承認共黨爲中國合法政府，使中國成爲共產的國家外，共產黨是不會滿意的。至於與國民政府談判合作，對日反攻，根本不可能。所以他毅然給毛澤東大釘子碰，以挫其氣！

果然！赫爾利大使的看法不錯，共黨不能不軟化了！因爲當時日軍雖向廣西進攻，但經方先覺將軍在衡陽四十七天的猛烈抵抗，使日本軍閥有所戒懼，對於桂林之圍攻，遲遲不敢猛進。而中國武裝桂林，亦爲一般人所意外重視，認爲桂林可以支持六個月，至少三個月。若以方先覺將軍在衡陽之抵抗例之，則桂林之攻陷，殆不可能。所以共黨當時雖得意忘形，然尚不敢判斷中國即有崩潰之危險。所以共黨還不敢完全得罪美國，而有虛與委蛇之必要。毛澤東與赫爾利大使談判破裂後，共黨最高幹部即召集緊急會議，決定由周恩來出面，向赫爾利大使轉圜。周恩來乃向赫爾利大使說：毛澤東先生係共產黨，我們共產黨素來注重自我批評，所以他對赫爾利先生，不客氣的批評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先生。這在美國人或認爲意外，但在我們共黨，則毫不足奇。這點希望赫爾利先生原諒！至於對重慶的交涉，今後當由我出面，我願意隨赫爾利先生赴重慶，代表共黨，再與國民政府開談判。赫爾利大使

，對於共黨雖已完全絕望，但共黨說願再開談判，在調人方面，當然是歡迎的。並且這時候共黨集兵陝北，蠢蠢欲動，倘若向中央軍防地進攻，日軍與共黨匪類夾攻中國，國民政府甚為危險。所以赫爾利大使携帶周恩來回重慶，而周恩來乃得與蔣委員長直接談判。

十三，共黨對美國大使失信

周恩來到重慶時，日軍進攻漸趨猛烈，而蔣委員長對於共黨更不能不讓步，雙方已成立協議，由赫爾利大使作担保人。因為從前一切談判，雖有結果，但因時勢於共黨有利，共黨均隨時否認，使談判永久不能成立。所以赫爾利大使，不能不出面參與其事，以免共黨再有反悔。但在這種談判期內，日軍進攻愈趨猛烈，桂林柳州相繼失陷，而談判協議成立後，日軍更侵入黔省，佔獨山，攻都勻。這時周恩來本決定飛返延安，向共黨請示，再行正式簽字。但延安下大雪，飛機場不能降落飛機，遲遲不能起身。而這時中國危機已達頂點，貴場已開始疏散，日軍離貴場僅百餘公里，眼見得貴陽有三數日內即將失陷之危險，更使共黨興高彩烈。但周恩來由重慶起飛回延安時，中國危機已過，湯恩伯將軍已擊破日軍於都勻近郊，使之狼狽而逃，我軍則追擊前進。但共黨則希望日軍的失敗，是暫時的，還盼日軍增援反攻以消滅國民政府。所以共黨對周恩來在重慶所獲得的協議，又完全抹煞。赫爾利大使打電報給周恩來，催他來重慶正式簽字，周恩來回電支吾其詞。赫爾利大使最後給周恩來一電說：「共黨又失信 否認協議，一切責任都應由共黨担負」。而共黨因希望日軍再進攻，消滅國民政府，以便共黨奪取政權，所以不願表示合作以挫日軍之氣。在這種大誘惑之前，也顧不得對美喪失信用。所以這次赫爾利大使所担保的協議，也與從前各次協議一樣，被完全否認了！後來赫爾利大使憤慨對

人談稱：共產黨不但說話不負責任；即對紙上寫的也不負責任，難怪中國政府不能相信他們！所以由這時以後，美國已無人再為共黨捧場，共黨在國際上已漸漸暴露其真面目了。

十四，美國援助使中國脫離危險

共黨雖希望日軍在黔省的失敗是暫時的，盼其增兵再進，但我湯恩伯將軍，既擊潰敵軍；而後續部隊，陸續趕到。這時前後，魏德邁將軍統率下的美國各部隊，亦特別幫忙，空運隊尤特別努力。既由緬甸戰場，空運常勝將軍新六軍到達戰地，又由陝西空運胡宗南將軍所部，向黔省增援。這一事實，證明中央信任共黨為中國人，所以將防禦共黨進攻之胡部，亦調赴貴州，以抵抗日軍之進攻。因此美國軍事與外交當局，均明瞭中國政府，實在努力抗日，從前共黨所造種種謠言，都不攻自破了！所以魏德邁將軍常對美國人負責說：中國政府從來抗日；現在也是抗日；將來也必是抗日的。這時候魏德邁將軍對我們的援助，於擊破日寇進攻，是有決定性的。假使他們不積極援助，則我們援軍的移動，不能迅速；而軍心亦不固，破擊日寇，殊無把握。或者相反的，如史迪威將軍時代，事事與中央為難，而為共黨張目，則當日軍侵入貴州時，來一個撤退僑民，則中國人心為之動搖，日軍一定到重慶了！所以魏德邁將軍之代替史迪威將軍，實為中國生死關頭，也為這次戰爭的成敗關頭，到這裏，一般更佩服蔣委員長英斷了！

日軍不能到重慶，以消滅國民政府，使共黨大大失望。他們因此得罪了赫爾利大使；失信於美國人，前途於他們大不利。形勢轉回頭了，不再是共黨隨時提高市價的時候了！所以他們又由周恩來致電赫爾利大使：表示願再談判。赫爾利大使雖願盡力調停，終因共黨迷夢未醒，希望於美軍在中國

登陸時，佔領沿海各大城市，所以索價甚高，而無妥協誠意。中央與共黨的談判，到日本投降止，毫無進展！

十五、美國決定放棄共黨

中國共產黨，對於赫爾利大使所担保的談判，又完全否認，已使美國人完全明瞭共黨的眞面目。其後周恩來雖同赫爾利大使之間，有電報之交換，但還是毫無結果。赫爾利大使既完全明瞭共黨的眞相，所以須回國一行，與美國政府商談對共黨的新政策，以掃除過去史迪威將軍之錯誤。赫爾利大使於今年二月返美，在華盛頓與羅斯福大總統斯退丁紐斯國務卿數次會談後，美國對中國共黨的政策決定了。三月二十日（記者一切剪報材料均未帶來，日期或不免有小誤）赫爾利大使在華盛頓召集新聞記者談話，說明國民政府係世界各國正式承認之政府，美國今後當然以國民政府爲交涉對手。至中國共產黨，爲武裝團體，並非政黨。這種武裝團體，雖會要求美國供給軍械，美國已完全拒絕。同時，對於西南某軍閥之要求供給武器，亦同樣拒絕云云。所謂西南某軍閥，係指最近被中央解決之某主席，他曾要求赫爾利大使與美國軍事當局，供給軍械，以便武裝他的私有軍隊，反抗中央。美國以其有碍對日戰爭，均拒絕了。經這次談話，美國已完全支持國民政府，繼續抗戰，對於共黨決定放棄，不予以武裝，使其無法搗亂對日抗戰陣營。所以由這以後，美國新式軍械，源源輸入中國，供給國軍，改換裝備，而使成爲勁旅。這些軍隊尙未裝備完了，日本自知不敵，所以無條件投降了。由此可知共黨之搗亂抗戰陣營；與史迪威將軍之支持共黨；以及共黨某主筆藉某「中立」報紙之宣傳美軍在中國登陸，均爲日本去年向中國全力進攻之重大原因。若非這些陰謀作祟，美國趕早武裝中國軍隊，日本

的投降或者去年已實現，安能有去年中原與湘桂黔之苦戰呢！所以去年一年，爲共黨陰謀之頂點，亦爲中國困難之頂點，中國之不亡於共黨陰謀，實爲天幸！

赫爾利大使對新聞記者談話時，曾宣稱：他將訪問英國與蘇聯，以商談美英蘇三國對共黨之共同政策。赫爾利大使於談話的次日，即飛往英國，僅留兩日，即飛蘇聯，再由蘇聯到中國回任了。赫爾利大使在英蘇商談之結果如何？事關外交祕密，無法窺知。但英蘇當時尚在對德作戰，有賴美國者尙多，對於美國之完全支持國民政府，放棄共產黨政策，有支持之可能。這點由共黨機關新華日報之嚴厲攻擊赫爾利大使可以證明。因爲美國放棄共黨，共黨所受的打擊已非常嚴重，而美國復聯合英蘇共同放棄共黨，更使共黨忍受不起。所以對於主持這種政策的赫爾利大使，非嚴厲攻擊不可。這表示共黨的狡兔反噬。但使赫爾利大使改變史迪威政策，而採取這種政策者，則爲共黨的毫無信義。這是共黨自作自受，於人何尤！

十六，英美完全明瞭共黨搗亂

美國聯合英蘇共同放棄共黨，但尙有人認共黨是中國人，以爲他們還是有抗日的可能，所以英美入對於其國家之政策，尙不能嚴格執行，而共黨的陰謀，則更使全體美英人非放棄共黨不可。這種事例甚多，聊舉一二以說明之：

李默庵將軍在第三戰區統率之游擊隊，其中有英國軍事顧問參加，某次接得報告，謂共黨將襲擊該游擊隊，李將軍豫備抵抗。但英國顧問則不信果有襲擊之事，勸李將軍不要多事，免得自相猜忌而自相殘殺。李將軍經英國顧問之極力勸解，不作抵抗準備，而共黨果然來襲。該游擊隊受嚴重之損

發表，惟未登諸報紙而已。由這件事，英國人始相信中國共黨並非中國人。所以關於從前共黨只打中國人，不打日本人之報告，英國人始信其爲真。

美國方面亦有同樣之例。某次美國飛行人員失事墜落，經中央游擊隊救出，予以保護。乃共黨欲向美國人獻慫勸以邀功，前來劫奪，並向中央游擊隊開槍射擊，竟將美方飛行人員打死一人，打傷一人。事後美國人報告其上峯，隨即傳至美國，而共黨只打中國人之事實，亦由美國人親自證明了！

以上所舉，不過重要的一二例而已，其他同樣事件尚多。因有這些實例爲美英人所親眼看見，所以共黨的眞面目，已完全表現於美英人之前，從前種種宣傳，均成泡影，共黨不再能以民主抗日政黨之鬼話欺騙外國人了！

十七，共黨希望美軍在中國登陸

共黨的眞面目雖已爲美英人所知，不再認他們是對日戰爭中之一份子。但共黨則有其如意算盤，妄想奪取中國政權。他們由其自己的需要，一則希望日本始終能有一定力量，雖不能擊潰國民政府，使共黨成爲中國之主人翁，但亦能抵抗美國的進攻，而與之作殊死戰。二則他們希望美軍眞在中國大陸登陸，在美日決鬪時，他們先作壁上觀，不論何方獲勝，都是他們的利益。假使日本獲勝，戰爭繼續得愈久，中國之糜爛必愈甚，人民流離顛沛，困難異常，人人均成爲赤貧者，共黨方可施以宣傳，而使成爲共黨的爪牙。反之，假使美軍獲勝，美軍佔領一城，共黨則隨之入城，建立政府。他們可冒稱中央游擊隊，美軍亦不暇隨時隨地證明其冒牌，當然不便干涉其行動。且在對日作戰時，即冒牌友人

，亦可聊以自慰，事實上亦不會干涉其行動。他們可隨美軍之勝利，而佔據沿海各大城市，擴充實力。而中央軍隊則爲日軍在中間所阻隔，不能達到沿海地區，這些地區將永久成爲共黨的割據地。是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爲中國恢復一城市，即爲共黨擴充一地盤，中央即將永久喪失一城市。共黨因懷着這樣的鬼胎，所以他們在重慶等地由某「中立」報紙共黨主筆所領導，極力鼓吹美軍在中國登陸；而共黨武裝部隊，亦向沿海地帶推進，以迎接美軍登陸，完成其佔據中國之陰謀，使國民政府成爲西南山地之地方政府，而不能與佔有海口之共黨政府抗衡了！他們因有這種如意算盤，所以他們不爲美英所放棄，而表示絕望，勿寧他們對於前途還抱有絕大希望呢！

但日本國力消耗殆盡，非投降不可，並非他們夢想得及，我雖屢次作此豫言，他們不但討厭，而且認我是故意宣傳，使他們失望的。所以他們特別不願聽見「日本投降」四字。且美軍在中國登陸，尼米茲上將雖會宣稱，但亦爲聲東擊西之計，他們亦看不出來，一則是他們低能，沒有眼光；二則也是他們懷有美軍在中國登陸，爲他們擴充地盤的幻想，而使真相更看不出了。我雖時時告訴他們，美軍決不在中國登陸，而必直攻日本，他們亦認爲不入耳之言，而完全抹煞。但事實上美軍着着向日本進攻，逼得日本無條件投降，而使共黨一切陰謀幻滅，真是他們夢想不到的事！

十八，共黨是漢奸是土匪

由上所述種種鐵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東西了！即中國共產黨是空前而且絕後的只圖奪取政權而不惜出賣民族國家的殘暴土匪集團！他們出賣國家出賣民族的罪惡，超過桑維翰，秦檜，吳三桂，汪兆銘；他們對人民的殘暴，超過朱棣，黃巢，秦宗權，張獻忠，李自成。他們既集

賣國賊之大成；又集殘暴土匪之大成，這樣賣國賊兼土匪的怪物，中國五千年歷史中雖無奇不有，却不能發現同共產黨相比擬的惡魔。我們這一代人遇見這種惡魔，實在不幸到極點了！

少數讀者對於我這種結論，或者不免尚有懷疑，我不妨把歷史上有名的賣國賊和殘暴土匪，與現在的共產黨比較比較，讀者當發現我的判斷，實在正確得很！

十九，共黨罪惡大於桑維翰

中國歷史上最早出賣祖國以求榮達的，是五代石晉的桑維翰。他爲石敬瑭主謀，以燕雲十六州給契丹，並向契丹稱兒皇帝，要求契丹出兵，解太原之圍，並助石敬瑭奪取政權。因爲他這種賣國行爲，使契丹跨越長城，侵入河北平原，卒招遼，金，元，三異族之患，而使河北大部分人民，左衽四百餘年。他這種賣國罪惡，可謂大矣極矣。但在那時候，民族主義不爲人所重，所重的是人民的生計，而桑維翰之賣國動機，則完全在救死。因爲石敬瑭被李存勗圍困在太原城中，眼見旦夕城破，他們都要被滅族了！他們爲自己圖生存，所以出此下策。至於因他把燕雲十六州給契丹，使中華民族四百年間受外族侵凌，不是他意料所及。我們就後來的結果，責備他出賣國家出賣民族，他雖無詞以對，但共產黨明知搗亂抗戰陣營，不但亡國，而且滅種，而他們却仍搗亂不已，其罪惡則是桑維翰望塵莫及的了！因爲日本這種惡辣的帝國主義，不但要滅中國國家，而且要消滅中華民族。他們數十年來在東三省；十年來在華北；八年來在華中，實行普遍的毒化政策，使人民吃鴉片煙，吃白面，打嗎啡針，是消滅中華民族的惡辣手段。因爲日本有的是中國歷史學者，他們知道：北方民族雖武力能征服中國的一壁或全部，但總是被中國人的同化力所同化，結局連自己民族亦被中國民族消滅。尤其最近的滿洲人

消滅得更徹底。於是日本人的結論是：日本武力雖能征服中國，但對於中國民族之同化力，則無法抵抗，他們只有消滅中國民族，然後方能不為中國民族所同化。所以他們徹底實行毒化政策，以為消滅中國民族的手段。假使中國對日抗戰打敗了，不但國家滅亡，而民族亦必滅亡，這是共產黨人所知道的。（若說他們這點常識都沒有，未免侮辱他們，當知他們黨徒中還有不作現在中國第二人想的某「中立」報的某主筆，何致連這點常識都沒有呢！）所以這次抗戰的成敗，是中國民族的存亡攸關，即舉國一致，尚恐不能獲勝。而共產黨徒，則只知打中央軍，以擴充地盤，對於日本軍不但不打，而且藉為掩護，假若國際上的互助國家，因此使中央抗日力量減低，屢次被日軍打擊。假使日本有一大政治家，乘共黨的搗亂，在戰爭開始時，即全力擊潰中國，然後以全力與德國合作以應付國際變局。那麼，日本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勝利希望。惟因日本人太無遠大眼光，被中國拖住，即束手待斃，終致冒險進攻美國，使國際形勢完全轉變，日本終不能不投降。這是邀倖，即記者認為抗日必勝，事後思之，猶不寒而慄。所以共產黨從始至終，不打日本人，只打中國人的行為，實可使中國國家民族滅亡。我們不能因日本人之錯誤，而寬恕共黨的罪惡。所以他們在出賣國家出賣民族一點上，較桑維翰猶罪大千百倍，我們不能以他們未明白投降日本，而判定他們不是賣國賊啊！

二十，共黨罪惡大於秦檜

秦檜原是中國第一名大漢奸，但是近數年來他運轉鴻鈞，有了共產黨和汪兆銘，把他打到第三名了！秦檜的和金，在當時確是一大錯誤。因為南宋初年，與北宋末年，完全不同。北宋末年，作戰沒有把握，還是誤於講和，纔弄到亡國的地步。南宋初年，有韓世忠，岳飛，劉錡，吳玠，吳玠諸將，

均是特出的人才；而軍隊又特別好，都能作戰。反之金人方面，已是開始腐化，漸漸不行了。所以金人自己也承認：情勢與從前已顛倒了！假使作戰下去，金人一定失敗，即不能照岳飛所說：直搗黃龍府，但把金人打過黃河，是可能的，絕無和的必要。但秦檜在金人處多年，忽然回國，雖自稱逃回，但連其妻亦同回，當然是金人所釋放無疑。金人決沒有白白放他回來的道理，一定是有條件的。所以他回到臨安（現在杭州）即倡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議，以爲和金豫備。後來他竟獲得政權，遂於可戰之時，而毅然割地講和，這當然罪大惡極。但南宋講和後，政治主權，絲毫未喪失，南宋是完全獨立的國家。假使秦檜不殺岳飛，貶趙鼎，後人對於秦檜或者沒有那樣痛恨。所以秦檜之受千古唾罵，殺岳飛的原因，重於和金。這是一般人的常識。共黨的搗亂抗戰陣營，幾使中國不但亡國、而且一定滅種，我上面已說過。試問還能如秦檜講和後，而保全國家主權嗎？在這點上，共黨遠不如秦檜，毫無疑問。且秦檜因殺岳飛而招千古唾罵，共黨對於我們的抗戰領袖蔣委員長，早已欲得而甘心。共黨割據地區之報紙，尤其延安解放日報，對於蔣委員長之侮罵，無所不用其極，已爲舉世皆知。夫名譽爲人的第二生命，侮罵蔣委員長使其名譽受辱污，即無異奪其生命，至少奪其政治生命。若非蔣委員長威信素著，全國人無人不愛戴，則共黨奪取其政治生命的陰謀，可能收效。這不是與殺岳飛有同樣效力嗎？且蔣委員長在重慶曾有人謀暗殺，幸而事前破獲。政府爲恐擾亂人心，始終未發表，但多數人則知之甚詳。我相信這個欲行暗殺的人，一定是共產黨，並且是延安共黨首腦所派遣的。因爲蔣委員長一身負國家民族存亡的大責，凡屬中國國民，無不祝其不老長生，決沒有喪心病狂敢謀暗殺之理。即受敵人操縱之漢奸，他們所圖的是金錢，並非與中國國家爲仇。金錢須有生命方能享受，他若爲獲得敵人金錢，而行暗殺，他自己亦必被殺，那末，他獲得金錢有什麼用處呢？所以專門爲獲得金錢而

爲敵人利用的漢奸敵諜，敵人雖給以金山，亦不肯實行暗殺。因爲他自己死了，金山也毫無用處了！所以只有喪心病狂的共黨，他們可以命令強迫其黨徒實行暗殺，黨徒爲命令所迫，亦不能不實行暗殺。共黨想行刺蔣委員長，不是較秦檜殺岳飛更可惡幾千萬倍嗎？假使共黨對蔣委員長的暗殺成功，試問中國還能不亡嗎？中國民族還能不消滅嗎？這較之秦檜殺了岳飛，還能保偏安之局者，真有天淵之別了！所以共黨之惡，大於秦檜萬萬倍，豈不是最公允的斷案嗎？

二十一，共黨罪惡大於吳三桂

吳三桂以中國人請滿洲人入關，使中國民族二百七十年間受外族統治，當然罪大惡極！但吳三桂最初不過以愛妾陳圓圓被李自成搶去，心不甘服，乃請滿洲兵入關，代平李自成之亂，兼爲崇禎皇帝報仇。他以爲滿洲兵把李自成剿平了，還可使明朝恢復國家。但滿洲人乘這個機會，竟把明朝殘餘的土地也併吞了，成了滿清帝國。則是吳三桂始料所不及。從此以後，他在滿洲人的大壓力下，會爲滿清出過大力。但到晚年，他的良心發現，會揭起驅逐滿洲人的義旗。中國人因爲他從前請滿洲人入關，又爲滿清殺戮中國人，所以對他的義旗，不予重視。其實他請滿洲人入關，是一時氣憤，不暇考慮其後果所致。這在頭腦簡單的軍人，是最易犯的錯誤。而大錯既鑄成，亦無可奈何，只得供滿清利用，以求一身的榮達。待他封到平西王，開府雲南，有可爲之勢，乃揭驅逐滿洲人之義旗。只可視爲良心發現，要補前愆。這不能因爲他從前的歷史，遂一概抹煞其動機。至現在一般人只重視吳三桂之請清兵入關，而不重視其最後之舉義旗，則是受清代歷史家學術家的宣傳所致。因爲吳三桂死後，滿清統治中國二百餘年，文網甚密，生在這時代的歷史家學術家，當然不能誇揚吳三桂揭舉反清義旗之功。而

奴隸成性者，欲頌美滿清，只得學吳三桂前半段歷史，而抹煞其後半段事功。民國成立，歷史家人云亦云，未能對吳三桂從新估價。所以吳三桂始終被認為標準漢奸，而於其晚年之義舉，完全抹煞。其實吳三桂之成爲出賣國家民族之大漢奸，係頭腦簡單，一時感情衝動所致，與共產黨之處心積慮，只知奪取政權，不顧國家民族亡滅者，不可同日而語。因爲共產黨上級人員，都是知識階級，其人數甚多，決非如吳三桂之一介武夫，爲一時感情衝動而決定大計可比。共產黨上級人員之知識，絕對能知道日本對中國的全盤野心，日本欲併吞中國；並消滅中國民族，他們是完全明瞭的。他們雖明瞭日本全部野心，知道中國抗戰失敗，不但亡國，而且滅種。但他們却只顧奪取政權，恨不得使國民政府即刻消滅，以便他們即日成爲中國之主人翁。他們的宣傳，以爲國民政府不抗日，所以須消滅國民政府，以便他們來抗日，但共產黨不抗日，既有鐵的事實證明，而且無力抗日，亦有鐵的事實證明。遠者不必談，即以日本投降後的事實來說：日本投降了，他的軍隊已完全喪失鬥志，共產黨在佔據日軍所佔據的大城市，並搶奪日軍軍械，以爲挑起內戰的資本。所以共產黨在沿鐵路線的各大城市外圍，集中全力，擬繳收日軍之械；兼進佔城市。但一經日方抵抗，共產黨即紛紛敗退，而毫無所得。中國的大城市，除張家口一處，係蘇軍進攻，日軍撤退，由共產黨佔據外，其餘任何地點，共產黨均不能佔領。這證明共產黨打日本軍，是毫無力量的。因爲日本投降，軍隊鬥志消滅後，共產黨不能動搖他的毫末，而在日本未投降，鬥志旺盛時，共產黨若與日軍對壘，真無異以卵擊石。所以共產黨希望日軍猛力向中央軍隊進攻，他們也在後方搗亂，互相呼應，以消滅國民政府。這種陰謀萬一成功，中國一定亡國滅種無疑。共產黨則絕無力量恢復國土。因爲國民政府是太平洋戰場的柱石，美國藉以爲重，若國民政府被日軍進攻與共產黨搗亂而消滅了，日本已立於不敗地位。若在三四年前能消滅國民政府，則日本與德國東西呼

佔領西南各地，中國沒有正式抗日軍隊，美國要由海上攻入中國西南山地，消滅日軍，即連續使用原子彈，亦非短期間所能成功。所以國民政府消滅後，美國有失去左右手之感，對日決戰之態度，當爲之減低。日本再以優厚條件誘惑美國，美國一般輿論，難免不爲所動，美國或不免許日本有條件講和。則中國抗戰，即算完全失敗，亡國滅種勢所必致。所以共黨之誘導日本向中國進攻，他們也在後面搗亂，與之呼應，較之吳三桂之引滿洲人入關，罪大萬萬倍。因爲吳三桂是頭腦簡單，一時感情衝動的行爲；而共黨是出於深思熟計經過多數人研究的結果。吳三桂無心；共產黨則有意。所以誘導外人殘滅祖國的結果雖同，而其動機則完全不同。共產黨之罪惡，當然超過吳三桂萬萬倍了！

二十一，共黨罪惡大於汪兆銘

汪兆銘即汪精衛，本爲賽過秦檜之漢奸。若無共產黨，汪兆銘一定佔了中華民族中漢奸第一名的地位。但有共產黨，却使他落到第二名了！汪賊素來想作第一人，他在正途上走，絕對做不到第一人，所以他去作漢奸，喪心病狂的賣國，以爲賽過秦檜，可以作到第一人的地位了！但不幸得很，他第一名漢奸的地位，被共產黨奪去，還不能不作第二人。這在汪賊實在是天大的恨事，汪賊死而有知，當抱恨千古了！

汪賊在中國能作戰時，逃出陪都重慶，向敵人投降，組織傀儡政府，供敵人利用，這種罪惡，已較秦檜於能作戰時，力主和議爲大。而秦檜主和，使中國大部分土地淪入異族之手，但南宋在其所保全的領土內，尙能完全保有主權，不受金人絲毫干涉。這較汪賊高明萬萬倍。汪賊承認僞滿洲國，使

中國喪失巨大領土，與秦檜之割淮河以北土地與金，是同樣的罪惡。而汪賊的偽政府，名義上雖獨立，而事實上則完全聽日本人的命令，日本軍閥要他怎樣辦，他即怎樣辦，絕不敢絲毫反抗。不但日本軍閥，即偽政府之日籍顧問，亦為事實上之主宰者，汪賊等亦無不惟命是從。這樣的偽政府，絕無絲毫主動能力，較之秦檜之保有全部主權，毫不受金人干涉者，實有天淵之別。這是汪賊罪惡大於秦檜的重要之點！

至於汪賊較共產黨為優者，則是汪賊雖供日人驅使，但後來內心尚希望抗戰成功，中國主權有恢復之希望。所以汪賊偽組織，對於政府之抗戰，尚不極力掣肘，這較之共產黨的極力搗亂抗戰陣營，希望國民政府消滅者，尚高出萬萬倍。汪賊偽組織下的偽軍，更是大多數傾向中央，日軍雖欲利用，亦感非常困難。最近一兩年，日軍向中國進攻，雖會利用偽軍鎮壓後防。但這種偽軍，雖在日軍壓迫下，亦不願對中央軍作戰，偶遭遇中央軍，亦無不望風而逃；或全部反正。這較之共產匪軍，表面上雖未受日軍的指揮，而事實上則打中央軍，以為日軍牽制中央軍力者，真不知相差幾百萬倍了！由這種種情形看：汪賊諸人被日人利用，事事受其干涉，或亦為始料所不及，所以他們還希望中國勝利。而共黨則只恐中央不消滅，日軍不前進，真又是汪賊輩之罪人。所以共黨的罪惡，大於汪賊萬萬倍！

照上面比較的結果，共黨出賣國家，出賣民族的罪惡，較秦檜、秦檜、吳三桂、汪兆銘諸人，猶高出萬萬倍，是毫無疑問吧！共黨真集數千年歷史上漢奸之大成，第一名大漢奸，不是共黨，還有誰呢？

中國數千年歷史，治世少而亂世多，當混亂時期，土匪遍地，殺人放火之事，在所難免。然而他們最大的目的，在圖自己生存，而不暇顧及人民。其處心積慮，視人民爲仇敵者，則爲極少數。而最有名的殘暴土匪，當數隋末之朱粲；唐末之黃巢、秦宗權；與明末之張獻忠、李自成等五人而已。但這些土匪，雖極盡殘暴的能事，但較之目前的共產黨，則尙望塵莫及，我們不妨略作比較：

朱粲與秦宗權兩人的殘暴，在殺了人之後，並將人肉吃食，所吃剩的，則裝入車中，隨軍行走。這是因爲大亂之後，沒有糧食，遂出此下策，以人爲糧。因此他們兩人遂被認爲最殘暴的土匪，這當然是罪惡滔天，無可原恕。但朱粲秦宗權都是極無知識的人，他們不知道人道；不知道慈悲，幹久了土匪生活，視殺人放火爲家常便飯，遂以人肉爲食糧，以維繫其集團生命。他們這樣殘暴，還是爲維持生存之一念，不過手段太過火而已。至於共產黨最高幹部，不是外國留學，即是中國大學畢業，卽學歷最低之毛澤東，也是師範畢業生，曾充教師有年，平日亦喜讀書，中西書籍，讀得不少。這些人不能與毫無知識的土匪相提併論。他們應知道人道；應知道慈悲，對於人民應該慈愛。但他們視殺人與殺雞犬無異，而普通人之殺雞犬，不過欲食其肉時始行殺害。而共產黨則平日無故殺人，毫無人心。我的朋友楊宣誠君，（曾任軍令部廳長，外事局局長，現任北平市政府祕書長）曾對我說一故事，使人知道共黨之慘無人道的程度。他有一個學生某某某（我忘記了名字）是湖南長沙人，曾任毛澤東的隨從祕書，頗有權力，後來逃出了共產黨區域，請楊君作保自首。問他爲什麼不再做共產黨要自首，他說：良心上太難過了！他有次隨毛澤東到一個地方，晚上聽見隔壁有多數人，哭哭啼啼，他心動了，就去詢問原因。據這些啼哭的人說：他們是一家人，因共黨向他們要錢，他們實在拿不出，所以被全家捕來，關在這裏，將來結果如何？不能知道，所以悲哀。他聽了這話，頗爲同情，卽向毛澤東說：

他們既是沒有錢，可否放他們回去？毛澤東聽了這話，即刻拔出自己手槍，走到隔壁房子裏，把那一家統統打死。他爲之駭然。他因此知道共黨是這樣的東西，所以他寧可向政府自首，雖坐牢槍斃而不辭，他不願再作共產黨，使良心難過云云。我們聽了這段話，知道共黨的殘暴，毫無人性到這種程度，真是朱粲秦宗權所望塵莫及的。因爲朱粲秦宗權是糊裏糊塗殺人，殺了人把人肉當飯吃，他們不一定是親手殺人，而且更不知道這些人只是窮拿不出錢，故意親自動手把他們殺了。毛澤東這樣的殺人，恐怕朱粲，秦宗權也是不幹的。而高倡「民主」政治，爲人民爭取政治權利的共黨領袖毛澤東，却是這樣幹。他不是比朱粲秦宗權更殘暴百千萬倍嗎？這不過是一個例，共黨其他殺人放火的巧妙方法，還多得很多，恕我對共黨問題素無研究，手邊又無片紙隻字之參考材料，不能一一舉出。但我們由毛澤東這一個例，就可以知道大概情形了！所以我說共黨的殘暴甚於吃人肉的朱粲秦宗權等土匪，絕非過言！

二十四，共黨殘暴甚於黃巢張獻忠

中國歷史上殺人最多的，是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提到這三個人，幾於婦孺皆知。俗話說：黃巢殺人八百萬。張獻忠幾乎殺盡了四川人。但共黨所殺的人，即在江西湖南兩省，已超過黃巢八百萬的數目，張獻忠雖云幾乎殺盡了四川人，但當時全中國人，只有五千萬，四川那時候是邊遠省份，人口稀少，最多不過二三百萬人。這比諸共黨所殺的人，不過幾十分之一。李自成雖亦爲殺人魔王，但他佔據北京後，所殺的人，都是些從前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他把明朝的皇親國戚以及從前害國害民的人捉來，問他們要錢，得錢後，也有不殺的。至於真正善良百姓，則不侵害。並不是照共黨那樣，

窮人也捉來要錢，要不到錢，則由領袖毛澤東親自動手，把他們全家殺了，以洩要不到錢的憤。所以李自成在一片石（即現在山海關的九門口）被滿洲兵打敗了，他只把金銀運走，對於老百姓則不殺戮而退出北京。共黨從來草菅人命，從前未到窮途末路，已有張獻忠末年在四川胡亂殺人的神氣。將來將就殲滅的時候，恐怕非把男女老少統統殺盡，完成張獻忠千里無人烟的大事業，是不會甘休的！所以我很擔心，恐怕將來國軍收復匪區時，匪區內已沒有人種了！

且殺人有廣義狹義之別，從前的土匪，只是直接殺人，殺一個算一個，是有賬可算的。因為他們頭腦簡單，毫無知識，不知道用政治陰謀殺人，所以殺人的數目，究竟有限得很。共黨是有知識的，他們直接所殺的人，這二十年來，已是數千萬人。中國二十餘行省，不被共黨蹂躪的地方，只有東三省（現已有共黨了），與雲南而已。這種蹂躪幾遍全國的匪患，在中國歷史上從未見過。所以他們殺人的成績，已超過黃巢張獻忠數十倍，而其用政治陰謀所殺的，則更不知其數。譬如從前對於抗戰，由內部搗亂，使中央軍隊既須防日軍；又須防共黨，備多力分，所以常常打敗仗。這當然有無數軍民為之犧牲。而這些軍民之死，當然是共黨負責。又如去年共黨操縱某「中立報紙」，宣傳美軍在中國登陸，唆使日本以全力擊潰中國，因此有中原戰場與湘桂戰場之失敗。這次失敗，除死傷數十萬官兵不計外，而人民之流離顛沛而死者，不下千餘萬人。僅這一次陰謀所殺的人，已超過黃巢與張獻忠兩人的成績。而另一陰謀，幸未成功。即共黨希望美軍在中國登陸，然後他們可以乘機佔據沿海各大城市，以為奪取政權之資本。假使美軍真照他們所希望的進行，中國沿海沿江各省，都淪為戰場，人民直接死於戰地者，固不能估計；而流離顛沛死者，更不知幾倍。是中國獲得勝利後，恐戰地已無人烟了。幸而美軍直攻日本本土，逼得日本早日無條件投降，中國沿海沿江各省，不受戰禍，而全部收復

。所以人民還未被害。但這爲共黨所極不願意，已爲一般人周知之事實。所以共黨的政治陰謀殺人，較之其直接慘殺的，已超過若干倍。這一筆賬，真有無法計算之苦。這種成績，豈是一介蠶夫之黃巢張獻忠，李自成輩所能望其項背嗎？我說共黨的殘暴，超過黃巢張獻忠李自成，豈不是極公允嗎？

共黨的漢奸行爲，超過秦檜，秦檜，吳三桂，汪兆銘；殘暴行爲，超過朱棣，秦宗權，黃巢，張獻忠，李自成。但共黨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竟敢高倡「民主」「抗日」，而責他人不民主不抗日。這猶如人人皆知的下等妓女，頂着貞節牌坊，在街上游行，口稱打倒真正行苦節的節婦，寧不使傍觀者笑掉牙齒嗎？

二十五，政府不應與共匪談判

由上述各種理由，既知道中國共產黨是空前而且絕後的漢奸兼土匪的大集團，則中央政府與共黨開談判，殊爲可笑之至！這較之宋天子與梁山泊匪徒，開談判尤爲可笑。因爲梁山泊匪徒，雖屬口言仁義，而行殺人放火的勾當，但他們究竟盜亦有道，不胡亂殺人，而人民之遭受蹂躪，亦尙不那樣難受。這種匪黨，宋天子不願以兵力剿滅，同他們開談判，尙有可原之處。而中國共產黨的罪惡，既基於任何漢奸，任何土匪，與他們開談判，無異獎勵漢奸，獎勵匪類，試問法紀何在？且這些匪類，政府不是沒有與他們談判過，他們在抗戰之初，信誓旦旦，說是擁護政府，擁護領袖，共同抗戰，並信仰三民主義。但他們所行的，却是誹謗政府，誹謗領袖，不但不抗戰，而且妨害抗戰。那麼，他們所說的話，有可信的價值嗎？不但對政府說的話不能信賴，即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所担保的契約，亦不能信賴，我上文已述過。那麼，再與他們開談判，即令獲得結果，還是等於一片廢紙，絕對不能

信賴 毫無疑問！

或曰：共黨從前對於一切宣言或協議，完全否認或破棄，是時勢於共黨有利所致。現在抗戰勝利，E軍完全繳械，中央力量非常強大，共黨若不就範，即刻有被掃滅之虞。所以朱德雖對蔣委員長發出那樣無禮的電報，對國軍對政府對委員長雖極盡侮罵之能事，但不到五日，而毛澤東竟到重慶了。可見他們也知道時勢變化，於他們不利，他們纔願談判。在這樣時勢下，他們對於談判的結果，或者不敢再破棄了！所以政府同他們談判，以便和平統一中國，這當是政府的苦衷，國人應該原諒！這種說法，已有事實證明其錯誤。試看自開始談判到現在，已兩個多月了，政府與共黨曾共同發表其經過與內容，毛澤東周恩來且飛回延安報告，周恩來更由延安回重慶，再開談判。但現在談判期內，別的不說，即就破壞鐵路與侵奪地方兩項而言，除京滬滬杭兩路外，所有大江以北的鐵道，幾全部被共黨破壞，並且是完全在談判期內所破壞的。照昨天報紙所載：僅目前破壞情形，半年內恐無法修復。國家為修復鐵路，每公里需費一十萬元，這筆費用已非常鉅大，給人民重大負擔。但政府一面修復，共黨却一面破壞，修復有限，而破壞無窮。若共黨不停止其破壞工作，或政府不以武力制止其破壞工作，我敢說：大江以北鐵路，永久無通車之望。這是一事。

其次是共黨的武力侵佔地盤。傅作義長官十月廿四日致毛澤東之電，與閻錫山長官十月廿七日在重慶對報界之談話，均係說明共黨向國軍進攻，奪取國軍收復之地方，事實鐵鑄，即共黨當亦無法狡賴。傅閻兩長官之發表，不過共黨非法行爲之一小部，而政府爲息事寧人，大部分均代共黨守秘密，以免刺激人心，使政府對共黨問題棘手。我們僅根據日來報紙所記載者觀之：共黨一面談判，一面破壞鐵路，侵奪地方，這已證明共黨毫無誠意，談判絕無繼續之必要了！而況報紙記載以外，共黨還有

種種非法行爲呢！

二一十六，共黨絕無誠意

我們退讓萬步，承認政府與共黨開談判的苦衷，我們再由共黨所提條件加以檢討，則共黨毫無誠意，完全藉談判以爲遷延時間，擴充地盤之計，已明若觀火。譬如共黨所提的第十一項，關於奸僞問題：共黨提出「嚴懲漢奸解散僞軍」的要求，由表面看：共黨對漢奸僞軍似乎痛恨極了。但事實上，他們却極端歡迎漢奸僞軍參加到共產黨方面去。我在北平會認識的張慎之，他參加過南京僞報「中報」，任總編輯，後來任副社長，根據國民政府所公佈的懲治漢奸條件，他是應該列爲重要漢奸，而受嚴重處分的；也是共黨所要求嚴重處分的。但張慎之在九月初會在路上碰到我，我們太熟，他想避開也來不及，所以在路傍作短時間談話。他述他爲生活所迫，而參加僞「中報」。但近來常有共黨約他參加共黨工作，他已經堅決拒絕了。他很嚴肅的說：他一錯（指參加僞中報事）已抱恨終天，不能再錯（指參加共黨事）了！我由張慎之的口中，就知道共黨在那裏拉漢奸入夥，已是鉄的事實！那麼，共黨並不痛恨漢奸，而且歡迎漢奸，誘惑漢奸入夥，已獲得鉄的證據了！

僞軍更爲共黨所歡迎，已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事實。許多僞軍，都投到共黨方面去了，共黨並沒有解散他們，而且特別優待他們。因爲僞軍所帶的槍械比共黨的爲優，他們認得這些槍械與人，增加了他們打倒國民政府爭奪政權的資本，當然是歡迎，而認爲同志了！當我們初到南京時，我們人數太少，不能控制南京，而日本人既宣告投降，威信喪失，也不能控制南京，那時候，殆是無政府狀態。於是共黨在城南一帶，公開活動，見到僞軍僞警，即告訴他：國民政府要懲辦你們，歡迎你們投入共產

黨。這是我自己親眼看見親耳聽見的。所以共黨誘惑偽軍向他們入夥，會盡了一番大力，已是舉世皆知的事實，共黨雖要否認，亦不可能。

共黨一面誘惑漢奸共黨入夥，一面又向國民政府要求「嚴懲漢奸解散偽軍」，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當知這是共黨最毒狠的苦肉計，任何有政治常識的人，都能瞭解的！他們對國民政府作這種要求，對於人民他們可以說：共黨要嚴懲漢奸，解散偽軍，國民政府不肯照辦，這樣的政府，當然非打倒不可。他們由此可以獲得欺騙青年學生的宣傳口實，而吸收黨員。假使國民政府頭腦簡單，不加思索，完全接受共黨要求，在沒有佈置妥善以前，即大舉逮捕漢奸，解散偽軍。那麼，漏網的漢奸與偽軍，都投到共黨那裏去，共黨的力量，必然大為增加，而增加國家社會的困難。國民政府當局也不是三歲孩子，不知道共黨的苦肉計，輕率從事。所以他們一面對共黨說：須妥慎辦理，以免影響當地治安。一面設法逮捕重要漢奸，處置偽軍，以盡其政府的職分。最近關於逮捕漢奸消息，雖未在報紙上公佈，但政府尚在繼續調查，逮捕，每日均有所獲。不過不願在報上公佈，刺激漢奸神經，使其投入共黨而已。而處置偽軍，亦在積極進行，既不使偽軍投入共黨，又不使其流為匪類，以貽害國家。現在京滬一帶已大致就緒，治安已獲確保；而其他各地，亦將就緒。政府煞費苦心，幸未中共黨奸計不可謂非國家社會之福了！

共黨不但歡迎漢奸偽軍入夥，即日本人亦所歡迎，日本人投入共黨的，為數已不少，已為世人週知之事實。而北平日本軍民，紛紛向共黨投奔，已為美國新聞記者所證實。共黨為增加實力，不但歡迎漢奸偽軍入夥，而且歡迎日本人入夥，明朝倭寇之禍，將復見於今後。這是我們中國人民如何的不幸！

僅以「嚴懲漢奸解散偽軍」一項說：共黨的陰謀已這樣顯然，其他各項，當然是陰謀無疑。試問這樣的談判，還有必要嗎？

二十七、應剿滅漢奸土匪集團

我們主張澈底剿滅漢奸土匪集團以安定民生。

中國共產黨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名賣國漢奸，兼第一名殘暴土匪，中央絕無與之談判之必要！而共黨之願意談判，亦絕非誠意，已有鐵的事實證明。所以我們必須澈底剿滅這種漢奸兼土匪的武裝集團，以伸國法，並安定民生。這是處置共匪的惟一辦法，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適用。所以我們要求政府即日宣佈討伐共匪，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若目前不討伐，將來不但亡國，而且會滅種。共匪威脅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是毫無差別的！

我們提出這種要求，共匪與其走狗，當然大譁，以爲發動內戰。其實內戰已早由共匪發動，共匪破壞鐵路，阻止國軍開入收復區，不是已發動內戰嗎？共匪在晉綏兩省對國軍進攻，由國軍手中奪取城市，不是已發動內戰嗎？這種由共匪已發動的內戰，今日以前，僅由國軍步步撤退，得以避免。我們所要求於政府的，只是不再退讓；不再任共匪破壞鐵路；不再把國家的城市任共匪侵奪；不再使善良的人民任共匪蹂躪而已。今後對於這些匪類，只有以武力制止其匪行，這是天經地義，絕無可議之處！共匪與其走狗，要怎樣講，讓他們怎樣講便了！我們要求政府不必顧慮！

二十八、剿共應瞭解大公報

除共匪與其走狗外，還有姑息養奸之徒，當然也會有阻止內戰之呼籲。這些姑息主義者，幾使中國亡於日本之手，他們對於國事，已無發言的資格，我們對於這些人的言論，亦無傾聽的必要！他們從前患恐日病；不願犧牲，反對抗日。假使他們的主張得以實行，中國不是早亡了嗎？焉有今日！這些人以大公報爲大本營，亦爲其代言人。他們由九一八起，一貫反對武力抗日，待到八一三前夕，政府已決定長期抗戰國策，而他們還極力阻止。該報主筆張季鸞，特由滬趕來南京，臉色蒼白，氣急慌，見人即大聲說：武力抗日，不過說說而已，現在真要打起來了，這還了得！他要見蔣委員長作最後努力，結局失敗了！他們在抗戰中，還奔走於香港重慶之間，作妥協努力，亦由蔣委員長之堅持而失敗了！三十年張季鸞病死重慶，該報由共黨要腳曾任惲代英秘書的王芸生主持筆政，這幾年來，着實爲共黨張目，共匪今日之猖獗無忌，成爲中國大患者，大公報之爲共黨捧場，實爲重大原因。這點是中國國民不能忽略的！今後我們要求中央剿共，該報的共產黨人如王芸生之類，當然反對；而該報之姑息主義者，亦當然反對。對於這些人的話，我們真正中國國民，絕無傾聽之必要！因爲從前我們不聽大公報反對抗戰的話，始有今日之勝利。假使聽他們的話，中國早已亡國，剿共是日本人的事，而不是中國人的事了！今後假使有人聽他們的話，中國必成爲匪國，而民族亦必消滅於共匪之手，數十年後，中國只是地理上的名詞，而不是政治上的名詞了！所以要剿滅共匪，須先瞭解爲共黨張目與姑息主義大本營的大公報！

二十九，共匪非剿不可

剿共是一件絕大的事，真正愛國家，希望解決共匪問題的人，當然也不能無顧慮。所以我願就剿

共的利害，略爲聲述，以解國人之惑。

共匪完全匪性，應該剷滅的法紀問題，我們暫且不談。假定不剿，而以政治方式解決；又假定共匪對於條件不再提高，即照雙十節所發表的中央與共黨會談紀要，共匪完全接受中央的條件，共匪至少可編二十個師。那麼，這個對國家的威脅，可說莫大！因爲從前共黨合法的軍隊，只有三個師，而事實上則共匪在三百萬左右，中國大部分淪爲匪世界！今後共匪合法軍隊有二十個師，他們拿這些餉械，用他們剝奪人民的手段，不難擴充爲二千萬人，全國必然匪化，殆無疑問！我們即退讓萬萬步着想，假定共匪合法的二十個師，絕沒有額外的擴充。但他們既是以這種軍隊爲打倒國民政府的工具，國民政府未必束手待斃，任共匪打倒，亦必以若干軍隊與之對抗。共匪是隨時豫備造反，豫備進攻的，國軍居於防守的地位。大凡攻者一人，防者須十人，這在這次戰爭中得到證明。所以共匪二十個師，國軍須有二百個師，方能防守，且恐不能完全有效。這樣一個豫備造反；一個隨時提防，在國內造成兩條戰線，是中國不但永久在戰爭狀態中，人民永無安居樂業之一日；而在平時維持二百二十個師，其經費也不是人民所能担负的！所以共匪要求私有軍隊二十個師，根本即無允許的毫絲可能，政府即令允許，我們國民也有反對的權利。不許共匪私有軍隊，共匪非造反不可，政府也非討伐不可！而況共匪獲得二十個師的餉械，必擴充爲數百個師，或一二千個師，政府亦必隨之擴充軍隊，以事提防，人民如何得了！結局還是非打不可！

三十，剿匪宜早不宜遲

只須共匪要求私有軍隊，不論如何，遲早總是要打的！與其遲打，不如即刻動手爲上。因爲現在

剛剛接受日軍投降，國軍士氣是旺盛的，軍隊是完整的，而國軍官兵對於朱德侮罵他們八年來沒有打仗，是非常憤慨的。而在共匪方面，雖獲得若干日本槍械，與日本士兵，但共匪本身還沒有訓練好，而日本士兵剛投到共匪內中，不論如何，感情還是不能融洽，共同作戰，還不能如意。所以這時候打起來，國軍是有絕對把握的！假使我們中了共匪緩兵之計，使他們得有機會訓練匪軍，又與日本士兵聯絡感情，則遲緩一日，共匪有一日之利益。而在國軍方面，則隨時間經過，旺盛的士氣，漸漸消退；而軍隊久不打仗，則漸漸腐化，即令維持原有的人數，其戰鬥力必為之減低。朱德侮罵國軍不打仗之言，時間久了，也漸漸忘記了。而且共匪必以種種方法，向國軍士兵宣傳，使其消失被侮罵的憤慨。那麼，共匪於適當時機，發動叛亂，國軍就處於被動地位，問題相當嚴重，不特人民遭受蹂躪，而且國軍不一定能獲勝利。所以不如目前即時發動，是國家之利，人民之福，遲則後患不堪言狀！

三十一，這次剿匪與江西不同

國人因鑑於從前江西的剿匪，對於剿匪軍事，恐需要相當時間，不免躊躇。其實從前江西剿匪，國軍的槍械，不比匪軍為優；而匪軍訓練，則較國軍為優，在戰鬥力上，匪軍優於國軍，這已有了失敗的根本原因。而共匪又利用複雜崎嶇的山地，迎擊不知地理的國軍，而全部匪區人民，均已匪化，即未匪化的，亦受其威脅，不敢對國軍作嚮導工作。所以國軍屢次失利，而使匪勢猖獗。目前情形則大不相同，國軍器械非常精良，匪軍則大多數無軍械，即最近由日軍獲得少數軍械，亦不會使用，且無充分子彈消耗，這點已無法比較。而匪區人民，對匪痛恨刺骨，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國軍進攻匪區，必獲人民協助。而匪區大部均係平地，無高山大河以為掩護。所以不剿匪則已，一經剿匪，收

效必意外之速，決無從苛贖日持久之慮！

且從前對共軍事不能順利完成，國軍裝備與訓練不好，固爲重大原因；而軍隊數量既不多，又有日本大敵虎視眈眈，伺機而動，中央外須防敵，內須剿共，兵力分散，每每雖遇有可乘之機，而力量不足，不能收殲滅之效。現在抗戰勝利結束，國軍尚未裁減，現有人數，較之戰前最大兵力，約在三倍左右。而大敵已滅，無須再分散兵力，全部用於剿匪，無異泰山壓卵。在共匪方面，雖亦有數百萬，但既無槍械，又未訓練，完全烏合之衆，安能敵節制之師！所以中央這次剿匪，無異秋風掃落葉，共匪除望風崩潰外，殊無他法。因爲匪黨新收之人民，聞國軍至，當然反正。這些人民，被匪脅迫而爲匪，他們望國軍之剿匪，如大旱之望雲霓，一旦國軍達到匪區，先由飛機散發傳單，使他們逃散，他們當一聞而散，雖有經過訓練之老匪，脅迫其作戰，亦當無效。所以這次剿匪，必能迅速收功，決不致曠日持久！

三十二、綏晉察邊境與江西匪區不同

或曰：目前共匪乘蘇軍向張家口進軍之便，已佔據張家口。察哈爾全省，綏遠東部，山西北部均入其掌握。這些地方多山，地形複雜，與江西匪區無異，共匪將來在長江以北與黃河南岸不能立足，掃至此等山地，以爲最後根據地，不又是江西匪區嗎？剿匪收效當不容易！我說：地方形勢雖似江西匪區，但其性質則完全不同。江西匪區經共匪經營數年，根深蒂固，人民匪化程度甚深，多數願供其利用；少數亦噤不敢言。而最重要者，則爲江西匪區，係產糧食之地，每年有大量糧食，能供匪利用。所以共匪能在此長期抵抗國軍。而晉察綏邊境，共匪雖亦有所經營，但因他們所佔地面太大，反不

能以全部力量專心經營此區。所以地方人民並未匪化，即受脅迫，供匪利用者，大多數內心均希望國軍早臨，以解他們的倒懸。這與江西匪區無一人可供國軍利用者，完全不同。而這些地方多係寒苦之地，產糧不多，平日僅供人民生活，尙感不足，而匪部大衆雲集，糧食已非極端恐慌不可。而又大亂之後，糧食生產必減少。則共匪欲以之爲根據地，長久支持，絕不可能。而況國軍兵力優厚，武器精良，又有多數飛機，不容共匪據山頑抗。在這次抗日戰爭中，在優勢兵力優勢武器之前，任何山險均屬無效，已屢次由事實證明。所以共匪妄想利用山地，再演江西剿匪之故事，絕不可能！國軍一定能在短期間將匪患肅清無疑！

三十三，目前爲剿匪絕好時機

從前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不可理喻，若事事退讓，非到亡國滅種地步不可。所以我主張與日本作長期戰爭，以爲死中求活之計。我這種主張，當然含有重大危險，我雖知道成功率遠較危險性爲大，但近視眼者則認爲絕對危險，所以有很多人反對。但事實上的演變，則非抗戰不可。現在的共匪，其威脅國家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不相上下，而其容易剿滅，則任何一寇之徒，亦能看得見，決不若剿滅倭寇之難。惟對日抗戰，遲一日我們有一日之利益，所以政府在政治上，不妨對日寇虛與委蛇，以待我之準備完成。而對於共匪，則只有乘目前抗戰勝利之餘威，一鼓而剿平之，若稍遲緩，則匪軍訓練完成，地盤建設鞏固，即無剿平的可能了！昔曹操平定張魯，巴蜀非常恐慌，一夕數驚，司馬懿向曹操建議：「乘平張魯（時據漢中）之威，一鼓下蜀。時曹操死期已近，暮氣太深，竟對曰：『人苦不知足，既得復望蜀耶？』遂喪失絕好機會，而使劉備諸葛得以重振人心，卒爲曹氏之患者數十年。目

前抗日勝利，即平亂之威，而軍心憤慨，更是用武之時，所以即時討平共匪，實爲絕好時機！時者難得而易失，願政府速決大策，勿稍遲誤！

三十四，剿匪不致影響美國同情

或曰：美國對於中國的內戰，素抱恐懼心理；中國若於目前剿匪，必失美國之同情，我們建國需要美國財政物資之援助，若我們因剿匪問題，而失去美國同情，則將來建國，當感非常困難。所以對於共匪，只有以政治手段解決，免致喪失美國同情。這種說法，即共匪今日挾以自重的！假使政府沒有這種顧慮，可以自由採取行動，則共匪當不敢向中央提出那樣無理的要求；而在談判期內及以後，亦不敢破壞鐵路，侵奪城市。惟因政府有所顧慮，所以共匪敢在政府未作決策以前，先佔地步，以造成事實，而爲將來政治軍事之支援。但這種顧慮，是杞人憂天之類，殆無實現之虞。因爲美國由其愛好中國之純粹友誼，當然希望中國能以和平手段，解決一切內部爭點。但這些爭點，若以和平手段不能解決時，則中國採取軍事手段，以解決之，美國當亦能原諒。這猶如個人對於其至友之病，雖極望其以藥針治療，獲得全愈，務避免動用大手術，以招危險，而醫藥費用，則不惜予以極大援助。但其至友之病，非藥針所能治療，已由各大名醫證明；而施行大手術，亦無特殊危險，則友人當亦不致因其施行手術，而拒絕醫藥費之援助。從前美國人對於中國共匪問題，只聽共匪宣傳一面之詞，誤認共匪是中國人，以爲他們可以與中央政府團結，舉國一致抗日。並且誤認共匪不能抗日，是中央過於猜忌，既不予以充分餉械；又以兵力防閑所致。所以那時候對於中央很表不滿，美國政府與民間都是一樣，尤其新聞界常有公開之責難。在這種空氣中，所以產生史迪威將軍武裝共匪，使之共同抗日之謬誤觀

念，而使中央陷於非常困難之苦境。蔣委員長知道這樣演變下去，不但中國亡國滅種，而美國亦將失敗，全局將無法收拾。所以奮其毒蛇螫手，壯士斷臂之決心，毅然要求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召回史迪威將軍。這一舉動的危險性，較之目前剿匪將喪失美國同情之危險性，更大上百倍。因為美國以堂堂盟主的地位，其所派往中國之人員，竟招中國人拒絕，在體面上，當非常難堪。這是人情。假使這時候美國不允中國之要求，拒絕撤回史迪威將軍，雙方演成僵局，在一般人殆非意外。但羅斯福大總統是實際的政治家，而不是虛榮主義者。所以他顧體面問題，而撤回史迪威，易以魏德邁將軍；同時，託華大使亦易高斯為赫爾利將軍。美國在這時候，由中國獲得關於共匪真面目之情報，而開始懷疑共匪從前之宣傳。於是實際政治家之赫爾利將軍，與魏德邁將軍合作，着手共匪真相之偵查，赫爾利將軍在延安之教訓毛澤東，已感覺共匪不可理喻，並知從前美國所傳種種，均是錯誤。繼而担保共匪代表周恩來與蔣委員長之談判結果，又被共匪否認，共匪的真相，已完全明瞭。又經若干時間之調查，對共匪完全絕望，所以回國向政府報告，而決定完全支持國民政府，放棄共匪之政策。這一政策，經赫爾利將軍向英蘇說明，得其贊助，已成爲美英蘇三國對共匪之政策。假使中國政府這時有暇剿匪，美英蘇三國當亦能諒解。當戰爭勝利結束時，赫爾利大使飛延安，邀毛澤東來重慶談判，這是最後努力，以企挽救中國之內戰。但一面談判，一面共匪破壞鐵路，侵奪城市，這種鐵的事實，美政府當無不知道之理。在共匪這樣無誠意的情狀下，中國政府採取剿匪政策，美國政府當然是原諒的。當知美國恐懼中國成爲共匪世界，與中國人是同樣的。而中國不剿匪，則必成爲共匪世界，殆無疑問。所以中國剿匪，美國雖不公開歡迎，亦必默認。我對於這點，有確實把握！

三十五，迅速剿匪有利無害

我們退讓一步，假定在中國剿共期內，美國爲其不干涉他國內政之根本國策，或者不願積極援助中國，對於借款等問題，或不免躊躇。但中國剿滅共匪，完成真正統一，不過短時間的事，（假定到明年八月完成大股匪類的掃蕩）在這期間內，美國爲自己復員工作，尙須時間，亦不會有很多物資輸入中國，在事實上，美國亦屬無法援助。那麼，剿共於中國之復興工作，亦無大礙。且以我們的見解：共匪問題長久不解決，中國始終不會安定，內亂的恐懼，時時存在，隨時均有爆發的危險。美國政府與商人因恐懼內亂爆發，對於援助與借款等問題，不免躊躇；資家亦不願大舉投資，在中國經營事業，或者事實上永久不能由美國獲得有效援助。不如中國痛快快在美國未能實際援助以前，以自力力量，把共匪剿平，使中國真正成爲統一安定之國家。則美國政府，爲其對中國之友誼，可以大量援助，而商人資家，亦因內亂危險已消滅，可大舉投資，以開發中國產業，中國不難於短期內成爲現代國家。是中國剿共，不但不會妨礙美國對華之援助，且可促進其援助，不但無害，而且有利。這種情形，淺見者流，或者不能瞭解，而稍有政治常識者，當贊成我的見解吧！

三十六，蘇聯不會援助共匪

有人會說：剿共不但與對美國有關；且與對蘇聯有關。中共素來認蘇聯爲其祖國，這或者是中共的單相思，蘇聯未必承認中共是乾兒子。但蘇聯對於中共，在感情上不免有同情之點，這恐怕是不能否認的吧！其他道聽途說的話，暫且不提，而正式見諸報紙的，則蘇聯與中共似有密切關係。據美

國聯合社北平廿四日電：法國駐瀋陽總領事夫婦及其女公子與美國軍官等一行十四人，於昨晚抵此，據法領事稱：關東軍已大部繳械，槍炮移交八路軍及停戰後新招之華軍一百五十萬人。戰事告終後不久，八路軍即設總司令部於瀋陽，至十月二日，遵照蔣主席與中共領袖毛澤東所成立之協定，始奉命撤退解散，由蘇軍主持繳械。惟新軍携械潛逃者頗多，因之盜風大盛，行旅不安云云。這種消息，傳自美國的大通信社，中國報紙已有登載的，美國爲其關係中國前途甚大，亦當大登特登。假使這種消息不確，蘇聯當提出抗議；至少塔斯社當奉命否認。但素來愛否認的塔斯社，亦不否認，當係事實無疑。又據美國合衆社葫蘆島二十九日電：中共司令部高級長官，與蘇軍長官共同接見記者時宣稱：中共將不許中國軍隊，在此重要港口登陸，若企圖登陸，彼等將予攻擊。又彼等宣稱：一俟蘇聯軍隊撤退後，彼等即將接收葫蘆島云云。由這兩項電訊看：蘇聯爲中共後援，似無疑問吧！那麼，共黨既由蘇軍獲得百五十萬人之軍械，又有蘇聯爲後援，那麼，中國剿共，不但須費很大力量；且恐惹起中蘇的武力衝突，所以中國剿共，非慎重不可。對於這種見解，我願加以解說：

共黨已由蘇聯獲得百五十萬人之裝備，其後之繳械，假定係掩人耳目之事，我認爲共黨武力，亦不足懼。因爲現代作戰，是多方面的，不但槍炮一項，而需要他種。資亦非常之多。苟無子彈，雖有槍炮，亦屬廢物。共匪軍隊由蘇軍解除武裝，即令携槍逃走，然其所獲子彈，當無法運走。且百五十萬人使用之槍炮，所需子彈，必屬莫大數量，需要大量交通工具，亦非咄嗟所能運輸。所以他們雖得槍械而未得適量子彈，槍械亦等於廢物。我們固不能豫斷蘇聯是否履行中蘇同盟友好條約，於撤退時，將東九省交中央軍隊接防。假使蘇聯照約行事，則共匪佔有東九省各地軍需品之可能性不大，共匪雖有槍械，無甚用處。假使蘇聯違反條約，不把東九省交中國政府，而交共匪，那麼，蘇聯違反條約

，已是鉄的事實，這已不是中蘇兩國之事，而是聯合國之生死存亡問題，爲聯合國首腦之美國，不會默認。問題到這裏，已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了，而不是中國的內戰了！這件事的決定權，操之蘇聯手中，若蘇聯願即時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儘管這樣幹，美國方面勿寧歡迎。因爲美國海陸空軍還未完全復員，原子彈只有美國一國有，這時就動手，美國是絕對有利的。蘇聯是現實主義的國家，史達林作事素來穩重，決不冒險，這時動手，蘇聯百分之百必失敗，他絕對不敢幹，我可保險。蘇聯既不願即時挑起第三次大戰，不論有無誠意，非交還東九省於中國政府不可。東九省既由蘇聯正式移交給中國，那麼，共匪獲得現成的子彈，與其他物資既有限，而又不能利用東九省之兵工廠，他們的槍炮，有什麼用呢？

三十七，蘇聯不能作戰了

我說蘇聯不願即時挑起第三次大戰，或者有人懷疑，我有解說之必要。在這次大戰中，同盟國方面，以蘇聯損失最大。她的壯丁，死者與重傷而殘廢者，已達一千萬人左右，或者更多。而負過傷的，幾乎是壯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這在蘇聯是絕對的打擊，已至忍受不起的程度了！而且蘇聯的田園大部被破壞了！都市大部也被破壞了！軍械是用盡了！糧食缺乏了！一言以蔽之：蘇聯的力量已消耗百分之九十。在對德戰爭中，雖勉強支持下來了，現在痛定思痛，已是難渡之勢，雖欲作戰亦不可能。所以這時候求避免戰爭，當較任何國爲迫切。最近五國外長會議破裂，蘇聯似甚強硬。但我說她是唱空城計。因爲她看見美國常常在最後讓步，所以她表示強硬，希圖美國最後讓步，以達到她的目的。但她想錯了，美國始終不讓步，而外長會議竟告破裂，這是蘇聯的損失，而不是美國的損失。因爲

美蘇關係惡化，美國不借款給蘇聯，蘇聯拿什麼復興呢！，所以外長會議之僵局，將來還是由蘇聯讓步打破，可以豫言！

在美國方面，這時候是世界最強，且不許他國望其項背。若第三次大戰不能免，勿寧希望即刻就打，可以一勞永逸。所以美國人這時沒有姑息之必要。美國不姑息，蘇聯只有讓步，這是天經地義！我認爲蘇聯不能與美國即刻作戰，也不願作戰，所以中國剿匪，她是無法干涉的，因爲假若干涉，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了！所以我們剿匪蘇聯不會干涉！

三 八，我們主張即刻剿匪

目前共匪故意欲裝出蘇聯將干涉之模樣，蘇聯亦未必無此意，如葫蘆島蘇軍長官與共匪長官共同招待新聞記者，即其表。一。假使中國受其欺騙，讓共匪繼續存在，待共匪實力養成；美國復員完畢；蘇聯復與稍有頭緒。二。時候，共匪已無法剿滅，不但中國將成爲共匪的世界，而美國亦將陷於孤立，不能再與蘇聯競爭。而世界將成爲共產黨之世界，民主主義將被消滅了！所以中國要剿滅共匪，保全國家，現在是最好的時機，喪失目前最好機會，則只有亡國滅種了！所以我們主張即時剿匪！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脫稿）

